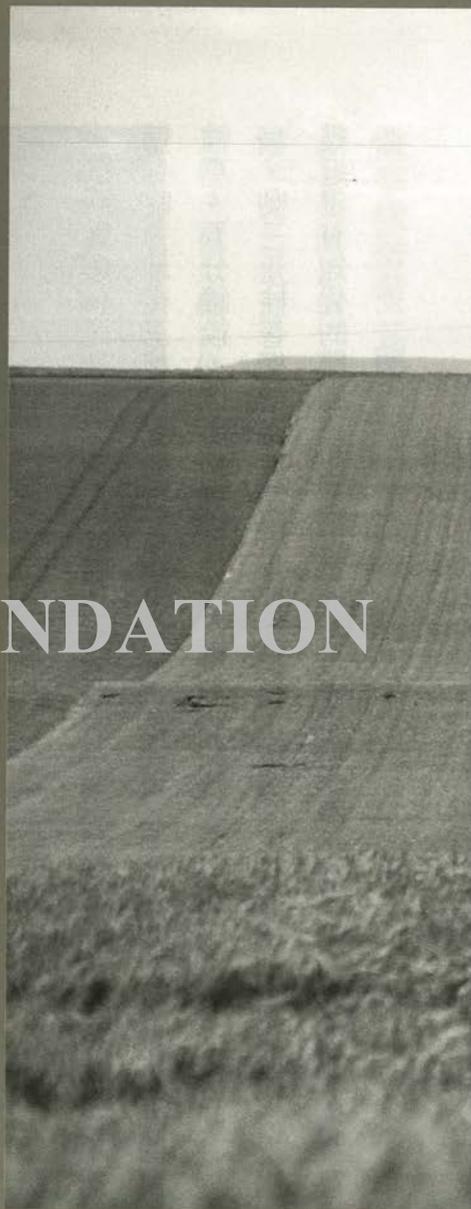


# 曙光再現

TEZU CHI FOUNDATION





# 重生

◎劉對

一九五五年生於雲林縣台西鄉，二〇〇二年受證慈誠。五個手足中排行第四，國小畢業後就北上當模板工，十九歲和林桂美結婚，育有四女二男，一家和樂融融。十二年前的一場意外，摔壞了他的脊椎，也摔毀了他的人生；然而因為慈濟，如今他又站了起來，活得比誰都快樂。

兩鬢斑白、身軀瘦削，一臉和煦笑意，吳三元右手撐著手扶梯，左手扶著牆壁，吃力地從三樓住家緩緩地走下樓梯，再一拐一拐地，邁向幾步之外的自用三輪車。五分鐘後，他來到板橋縣立游泳池，此時天色才濛濛亮。

吳三元拄著柺杖走向池邊，放下手杖，躍入池中，在水中的他如魚得水，而幾近沒有知覺的雙腳，也變得靈活了，才半個小時，他已經游完一千公尺。

## 做事像拚命三郎

晨泳是吳三元每天必做的運動，五、六年來如一日。醫生說游泳最適合復健。吳三元有一股異於常人的毅力，做任何事都全力以赴。年輕時做模板到處標工程，夜以繼日像拚命三郎地工作，直到受傷再也無法做粗活，做環保就變成他



放下拐杖，躍入池中，是吳三元每天必做的運動。

最大的樂趣。每天游完泳，他會直接到環保站，一旦做起事來，非過中午是不停歇的。「像走火入魔，做到餓昏也甘願。」他總是在人前這樣取笑自己。

偌大的中和環保站，吳三元選擇在一間緊臨洗手間的屋子，拆解各式錄影帶、錄音帶；他才從板橋環保站轉來此地不久。剛來時，他和數十位環保志工一起做紙類回收，回收處就在環保站的中庭迴廊下，隔著幾間屋才有「方便之所」，這讓膀胱容量只有正常人五分之一的他，常常出現來不及如廁，而尿濕褲子的窘

狀。

約十坪大的環保屋裡，只有吳三元一個人，旁邊停放著他的自用三輪車，另一邊則堆著一箱箱的錄影帶、錄音帶，屋子中間擺了一塊厚木板充當桌子，下面有兩個空箱子撐著，桌前唯一的一張矮凳，是自稱「拆影帶達人」的吳三元的寶座。

他先將箱內凌亂的帶子依序歸類後，整齊排放在桌上，再拿起自備的電動螺絲起子，熟練地將帶子一一解體，分類成多種可用的資源。而附著在帶子上的四顆小螺絲，隨著「吱吱」的電鑽聲，四處飛竄，沒一會兒工夫，亮晃晃的螺絲釘已布滿一地。

飛躍的小螺絲，在吳三元眼裡彌足珍貴，就像是看到一個個快樂的慈濟志工，隨時隨處，克盡一己之力，做利益眾生之事。他用雙手使勁地挪動矮凳，撿起散落各處的螺絲，而幾近麻木的雙腳，也隨著上身的挪移而扭動著。

接著，吳三元將左右腳各自捧回就定位後，才又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來，快速地攀向另一疊箱子，隨即搬下最上層的一箱影帶繼續拆解，他那敏捷的動作，完全不受雙腳已殘的影響。

## 環保生活化

吳三元常說自己很「龜毛」，無論大小回收物，分類要求徹底，最好一人專做一樣工作，熟能生巧後，既輕鬆又有效率。就像之前做紙類回收時，他會分別將紙箱、報紙、雜誌、白紙、印刷紙、課本、小說、電話簿等等，依尺寸大小整齊齊地捆綁著，不容馬虎。

他也絕不輕易放棄任何一樣可回收的物品，因為他由衷地感恩拿這些東西來回收的人，由於這一分感恩的心，他要盡量做到資源再利用，以減少垃圾量。他也將環保理念，徹底落實在日常生活中：出門一定自備購物袋，否則絕不買東西；隨身攜帶餐盒、環保杯筷；每天換下的衣物，只用半桶水洗滌，並且拿來擦地，還可以沖馬桶。

做環保讓他更懂得知福、惜福，凡事善解、感恩。二〇〇五年八月的某一天，吳三元的左手中指被回收場的裁紙機截掉一節，雖經手術接回，恢復了原狀，卻已失去功能，可是他不以為意，還暗自慶幸：「還好只斷了一節，算是賺到了！」

自從走過十二年前那段生命幽谷後，再也沒什麼事能影響他的好心情。雙手

不停地忙著拆解影帶，思緒也不停地倒帶回到從前……

吳三元自小生長在貧窮的農家，父親早逝，母親勤勞持家，一手拉拔五個孩子。國小畢業後，吳三元即北上找工作，在工地釘模板。由於技術佳、工作又勤快，頗受老闆肯定，於是為他做媒，對象是老闆的小姨子。結婚之後夫妻倆同心打拚，生活漸入佳境，一家人和樂融融，原本以為生活就會如此安穩地過下去。

## 從顛峰跌落谷底

一九九四年，四十歲正值人生顛峰，前景一片看好，不料一場意外卻跌壞了脊椎，也摔毀了他的人生。

一個週末的早上，吳三元正為即將完工的五樓公寓做最後的檢查。當天原本並沒有他的工作，但因為看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工人應屋主要求，在各層樓的外牆加開一扇窗戶，而個性急、手腳快的吳三元，看不慣老人家動作溫吞，便主動要求承擔工作，結果用了不到半天時間，便從二樓至五樓總共開了八扇窗，正當得意即將完工之際，一腳卻踩斷了橫在窗外的臨時木架……

當他從五樓騰空跌落到地面時，還很清醒，只覺得可能摔斷了左大腿。送醫開刀後，才發現脊椎也有多節受到擠壓，爲此又開刀裝了支架，手術相當成功，十天便出院了。回家後，先前標得的工地即將開工，太太勸他讓給別人代工，但勤勞的吳三元卻堅持要自己做。

身體裝了支架的吳三元，每天在工地爬上爬下、彎腰提重，動作之大，完全無視醫師的叮囑。而且背部雖然愈來愈痛，右腳也逐漸萎縮，但他仍咬緊牙關撐到工程結束，直到背部的支架已然反開肉綻，這才又住進醫院。醫生生氣地說，要他有心理準備，動手術的結果，可能一輩子坐在輪椅上。吳三元對於這個警訊並不太在意，只當是醫生故意嚇唬他，還裝出一派輕鬆的模樣。然而，一向好強、愛面子的他，正面臨人生重大的考驗。

這次住院長達三個多月，出院後還得忍著劇痛，每天往返醫院做復健，歷經半年卻不見起色，他開始灰心喪志，渾噩度日。一次在客廳裡，吳三元使性子甩掉手杖，不慎跌斷左邊髖關節，換上人工關節後，仍無法完全恢復功能；更慘的是，第二次開刀取出支架時傷到神經，不但右腳失去知覺，也導致大小便失禁，必須使用導尿管隨身帶著尿袋。

吳三元內心的痛楚，更甚於身體，好面子的他，最怕別人異樣的眼光，所以無論身體再怎麼痛他都不怕，可是身上的尿袋，卻是他的致命傷。好幾次，太太扶著他坐計程車去醫院，一上車，司機便嫌惡地交代他把尿袋看好，當下，真是生不如死。

### 幾次求死不可得

這種日子，吳三元早就不想過了，曾經多次求死卻不可得，絕食、自戕……連孩子在學校上課時聽到救護車的聲音，都會以為爸爸又出事了。當時，為了幫助丈夫能夠入眠、減輕痛苦，林桂美透過和藥局老闆的交情，自願讓對方扣押身分證，而購得大量安眠藥，藥由林桂美保管，再分次給吳三元服用。

一次，吳三元要求桂美把剩下的安眠藥全給他，一次吞下兩百多顆，睡了三天三夜，反而讓日夜為他提心吊膽的桂美落得輕鬆。她心裡想著：「我實在死心了！動不動就尋死，乾脆拿一杯開水給他配藥。」桂美清楚了解安眠藥會隨著水份排到體外的尿袋裡，不會有事的。

醒來時，桂美告訴他：「你這是心病，需要自己醫，要生、要死全看你自

己。我要照顧活的，孩子們還需要我照顧呢。」太太撂下狠話，喚醒吳三元陷溺的心，他憑著堅強的意志力，在半個月之內，藉著服用一味中藥，克服了三年來必須每天吃七十顆安眠藥才能入睡的習慣，也不再動輒鬧自殺。

自從吳三元受傷後，林桂美也辭掉工地的工作，專心在家照顧他，偶爾會做些手工，替新娘婚紗縫珠子，而吳三元情緒較平穩時，也會幫忙。這段期間，身為慈濟會員的外甥女時常來訪，邀請他們加入，並請當地社區的委員就近給予關懷，夫妻倆因而與慈濟結了緣。

## 做環保得重生

其實在他們住家巷口，便有一處環保回收點，林桂美雖然早已知道，卻沒時間參與；以前是忙著賺錢，後來是整天被先生黏住。經慈濟志工幾次邀約後，林桂美開始利用買菜、家庭代工的空檔，溜到環保點做回收。

依賴心重的吳三元知道後，暴跳如雷，認為桂美只屬於他一個人，不准她離家一步。話雖如此，生氣過後，他還是體諒太太想出去透透氣的心情，尤其看到她做完回收後的笑容，也就不再阻攔了，甚至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，聽到里長廣

播「慈濟要做資源回收，請里民共襄盛舉」，吳三元也滿懷興致地緩緩走下樓。

當時，正忙著分類的環保志工，看見他撐著助行器站在一旁，表情靦腆，趕緊搬來一張椅子；吳三元坐在椅子上，雙手跟著大家一起做分類。他出身農家，從小就養成節儉惜物的習慣，做資源回收正好適合他，因此雖是短短一個小時，卻做得滿心歡喜，可惜一個月才這麼一次機會，無法讓他盡興。

於是，賴友財介紹他到板橋大刑環保站，當他看見到處都是待回收的寶物時，心中雀躍不已，隨即挽起袖子著手做分類，感覺這一天過得特別快。自從受傷後，總覺得日子難熬，毫無生趣，想不到卻在做環保時，重獲生命的意義。

賴友財持續陪伴他，帶他到台北分會見證嚴法師，法師對他說：「心要想得開，身體會好啦！要勤做復健。」有了證嚴法師的祝福，吳三元信心倍增。加上聽了口足畫家謝坤山的演講，看到他瞎了一隻眼睛、少了雙手及一隻腳，依然活得健康、樂觀，更讓吳三元覺得自己比謝坤山幸運。他雖然兩腳無力，但卻依然眼明手快。

二〇〇一年，位於南港的大愛電視台遭逢納莉風災，片庫淹了水，吳三元幾



(上) 自稱「拆影帶達人」的吳三元，拿起電動螺絲起子熟練地將帶子解體、分類。

(下) 凡事要求徹底，做紙類回收時會分別依照尺寸，整齊捆綁，絲毫不馬虎。



乎天天到慈濟關渡志業園區，去清洗那些泡過污水的錄影帶，一整天下來，坐到屁股磨破皮了，脊椎更痠痛得難受，但休息一夜後，第二天依然前往。

心開，運通，福就來。吳三元重新站了起來，雖然仍需依靠手杖，不能久站或久坐，但是他終究又踏入人群，假日擔任電梯看管人員，平常就到資源回收場做環保，有時也會到醫院門口兜售「刮刮樂」，同時以自己的經驗撫慰和他有同樣遭遇的傷心人。吳三元充實地過著重生後的每一個日子。

想到這裡，吳三元的嘴角微微上揚，黝黑的膚色襯托出一臉紅潤，愉悅的心情，伴著亮潔的小螺絲飛躍舞動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# TZU CHI FOUNDATION



# 獨掌人的春天

◎李麗香

一九六七年生，手足中排行第三，自小右眼即罹患血管瘤，國中畢業前動過兩次手術，造成體質不良，身材瘦小。一九八八年在工作中被機器壓斷右手掌，從此成爲殘障者，但他個性樂觀進取，以平常心克服周遭的一切不便，用單手撐起一片天。二〇〇七年加入慈誠見習培訓的行列。

一九八八年夏天，一個炙熱的午後，空氣中飄浮著令人窒息的因子。

工廠壓模沖床作業規律的碰撞聲，聲聲劃破午間的一場好夢。「啊！……」一聲淒厲慘叫，突然從廠房傳來，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」廠內員工急忙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腳步雜沓地奔出出事地點，過沒多久，救護車「嗚——嗚——」價響，迅速來到現場，作業台上鮮血淋漓，令人心驚膽跳，而陳新銀的額頭上，則頻頻冒著冷汗，臉色鐵青，但卻鎮定地手捧著另一隻被機器壓碎的手臂，由人攙扶著，上

了救護車，急馳而去。留下清除地上斑斑血跡的工人，與一旁議論紛紛的同事。

## 手足情深

「阿母！哥哥被機器切斷了手！」

「啊！怎麼會這樣？」弟弟陳新南的一通電話，讓母親一陣心痛而暈眩，待回神後，急忙下樓時還一個踉蹌差點跌倒。她招了計程車直奔醫院，驚恐的心跳聲與計程碼錶的跳錶聲，相互奏出不協調的悸動。

「好好養傷，出院後繼續來上班。」

「老闆，感恩您，多謝！」

工廠老闆的允諾，令母親由衷也感激，也讓陳新銀心中連日來的不安，頓時煙消雲散。他把感激化爲行動，住院期間勤練以左手代替右手做事與寫字，「一筆一畫，歪歪斜斜的好像鬼畫符。」弟弟常常揶揄他，但眼神中流露出對哥哥的敬重。

「拿來！還我啦！」陳新銀自弟弟手中一把搶過連日來偷偷練字的小本子，一層紅暈染過憨厚的臉頰。

新銀、新南兄弟感情深厚，又同在親戚家開設的工廠上班，弟弟膽子小不敢騎機車，一向都是由哥哥載送上下班。

「阿母，我自己來！您不用煩惱，沒事的！」母親正削著水果準備餵他，躺在病床上的新銀，雖然傷口的痛楚襲來時常痛徹心扉，但他暗自隱忍，以輕鬆又堅毅的口吻安慰母親以及前來探視的親友，期許自己適應生活起居，不願總是借助他人之手。

「他真勇敢！」不僅家人，連同事都暗中對他表示讚歎。

一個月後的清晨，一輛改裝過的機車奔馳在馬路上，正往高雄縣仁武工業區的方向前進，而駕駛這部機車的便是陳新銀。他以左手駕馭著機車左邊的煞車和油門，以缺了手掌的右手按起動器，發動車子，後面載著新南，一如往常般準時上路。

缺了一隻手的新銀操縱起車子，依然得心應手，仍舊像以前一樣繼續護送弟弟。而新南在後面抱著哥哥的腰，兩手暗中作勢，隨時準備替他穩住機車；從小就怕癢的陳新銀，嘴巴念著警告別搔他癢處，兩人嘻嘻哈哈的談笑聲，慢慢消失在路的那一頭。

## 遺傳母親堅韌的性格

陳家原本小康，父親有一份穩定工作，但因嗜賭而被革職，家中頓失經濟來源。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母親默然以對，四處託人介紹工作，舉凡工地工人、拔鐵釘、搬磚頭、洗碗盤等雜務，皆來者不拒，賺錢維持家計，來養育五個小孩，甚至放工後還要到處撿拾回收物變賣，以貼補家用。

「阿母！我的左眼又看不見了！」小小的新銀哭著說。

「這孩子真是……」每每聽到他無辜的哭訴，母親既無奈又疼惜。從懂事開始，陳新銀就被左眼不知名的腫瘤所侵擾，而母親爲了打拚生活，忙得心力交瘁、昏頭轉向之際，還得抽空帶他到醫院動手術。「這血管瘤不能根除，就算挖掉眼珠，還是會復發。開刀只能把腫瘤裡面的膿液清除，這種病一輩子都會跟著他。」在一次就診中，醫生的警示有如一陣響雷，震得母親腦袋轟然一片空白。

當時家中面臨的困境，使得長年操勞的母親，脊椎早已受損，卻仍得強忍著痠痛，以勞力換取一家溫飽。對於種種不順，母親沒有半句怨言，「已經遇到了，就隨緣吧！」母親這種獨立、堅強又樂觀的個性，似乎也傳給了新銀。

陳新銀自小個性任勞任怨，隨遇而安，不僅是平常，連眼睛剛剛動過手術，包

紮的紗布還尚未除去，他便咬著牙，不忍母親獨自奔波，常常睜著一隻眼睛，執意隨她到處去撿拾回收物，眼尖時還會有豐盛的收穫呢！

「阿母！等等我！」

「這個孩子真是韌性。」母親婉言勸阻，仍擋不住提著糞袋子跟前跟後的陳新銀。「今年畢業你就不需要讀書，去學點手藝好了。」母親抱歉又無奈地說。

「好啊，沒問題！等我賺了錢，您就不必再去做工了。」這可是國中畢業後就盤算過的計畫。新銀的兩位兄長離鄉去求學，父親對家務又不聞不問，他得打起重任，肩負起父親及兄長的職責，守護這個家。

陳新銀想學一技之長，努力嘗試各種工作，如製作皮帶學徒、修理機車黑手、搬運工等等，但因身材瘦小，且眼睛腫瘤一痛起來就無法上班，進出醫院頻繁，只好一再放棄。直到仁武鄉的親戚開工廠時，他與新南一起結伴上班，從此工作才算穩定下來。

### 貧中之富的最佳典範

母子三人生活在滿足的小天地裡，他們是多年的慈濟會員，一同收看大愛電

視的節目，是他們洗滌心靈的唯一消遣。一趟到花蓮靜思精舍的參訪之旅中，看到慈濟醫院、靜思堂的建築鋼筋相當紮實，新南忍不住說：「喔！這鐵條這麼粗，沒偷料，這個讚，有夠勇！哥哥，你看如何？」

陳新銀用力點點頭，兄弟倆心有靈犀，從花蓮回來後，家中多了幾個存錢筒，每個月的功德款也增加了一倍。

「你們兄弟倆歡喜布施，是貧中之富的最佳典範。」每個月定期幫忙收善款的翁月雲，豎起大拇指敬佩地對他們說。

平常生活範圍就只有工廠和家裡，不擅交際的陳新銀，受傷後更是足不出戶，每週放假日就窩在家裡，他精打細算地認為，這樣一來既可陪伴母親，二來又可省錢。

「你吃飽睡，睡飽吃！出去走走！」母親推推睡眠惺忪的陳新銀，不了解他心裡的盤算，常取笑他，但笑中仍帶幾許憐愛。一個週日早晨，在頂樓澆花的陳新銀往下眺望，鐵軌旁的紅磚道上，不知何時插上慈濟環保旗幟，隨風陣陣飄揚，彷彿在向他招手。

這天，他拎著一袋回收物壯膽，來到回收場，與一群埋首做分類的環保志工

有了愉快的初體驗。「師兄！你也可以來做，很簡單，試試看！」志工們親切招呼，讓他放下一顆忐忑的心，跟著一起用腳踩扁寶特瓶，也學習用左手與缺了手掌的右手夾起厚紙板，堆放在環保車上。輕鬆地抱起整箱回收物時，不時要用腰和膝蓋的力量來支撐，腳程及力氣並不輸給其他人。

十點多了，地上的回收物一袋袋被分類清除，搬上環保車，半天的作業接近尾聲，鐵道旁紅磚道上逐漸恢復原貌，只有火車偶爾呼嘯而過，志工們彼此互道再見。這時候，陳新銀並不急著走，他右手挾著畚斗，左手拿著夾子，蹲下身來仔細撿拾泥地上的小吸管、小鐵釘、小電池等。和煦的陽光將他的身影，斜照拓印在地上，留下美善的足跡。

陳新銀平常也會把廢棄的家電用品帶回家繼續拆解，並與母親、弟弟分享：「這是好事，可以救地球，又可以幫助貧困的人。」這些是不擅言詞的他常掛在嘴邊的話。

## 回收站的常駐志工

「阿母！我帶你們去賺『功德財』。」社區環保志工正積極推廣塑膠袋回收，



只有一隻手掌的陳新銀在環保站做分類，速度快成果又好，一點也不輸給正常人。

巷內某棟公寓的地下室，有一處小型回收站，急需志工幫忙整理塑膠袋，因此陳新銀便帶著母親和弟弟一行三人，成為這個回收站的「常駐志工」。

只有幾坪大的地下室，塑膠袋堆積如山，昏暗的燈光，淡淡地照映出母子三人的身影。兄弟倆利用平日下班晚飯後，陪母親散步的時間，三人在不通風的地下室裡，一面整理，一面聆聽證嚴法師開示的錄音帶。然而他們並不孤單，因為錦繡師姊常常貼心地送來點心，角落裡有可口的茶點甜甜入心，電風扇嘎嘎作響，吹來陣陣清涼風，還有句句珠璣的靜思法語，殷殷叮嚀告誡，迴盪在空氣裡。

母子三人做環保的歡喜心情，溢於言表。陳新銀常打趣說：「阿母，要留一些給我們做。」自從投入環保回收後，母親便愛上了塑膠袋的分類工作，常利用白天兄弟倆上班之際，自個兒跑去做法分類。陳新銀一方

面心疼母親，一方面也替她高興，一家人有了付出的機會，生活更踏實了。

「該死的腫瘤又腫起來了。」陳新銀一面做環保，一面自言自語地甩甩頭，想甩去眼睛的模糊與不適。爲了這毛病，家人已遍尋名醫，仍然無法根治。每當痛楚來臨時，心情跟著變得浮躁，母親看了更顯無助。那天，正巧「人醫會」舉辦例行的社區義診，陳新銀忍著腫脹的痛與不舒服，參加就診行列；經師姊介紹他來到專治此症的醫院，專業醫師竟然告訴他：「不用開刀，只要打針就可以消腫，每三個月回診即可。」走出醫院大門，跟隨多年的痼疾，終於解脫，陳新銀忽然覺得春天的鳥語婉約，花兒更馨香了。他萬萬沒想到，這麼輕鬆便能遠離多年來的痛楚與夢魘。

「我用一隻手、一雙腳來做環保，做得很歡喜，而且愈做身體愈健康，我會拚命地做下去。」在二〇〇六年慈濟歲末祝福活動中，陳新銀與大家分享他的心情，並在台上舉起缺了手掌的右手，向台下觀眾揮手致意，結結巴巴地笑開懷，而台下的掌聲久久不斷！



(上) 工作結束，陳新銀並不急著走，繼續將環保站附近打掃得乾乾淨淨。

(下) 在環保站整理回收的塑膠袋，每天的生活過得很踏實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

# 認命 韌命

◎賴裕鈴

一九三九年生於苗栗通霄鎮，五個兄弟姊妹中，排行第四。家境清寒，為分擔家計，十七歲即外出工作。白手起家，育有五個子女。一場意外後，造成他下半身癱瘓，不但花光了積蓄，醫生還判定他要一輩子躺在床上。為了一家八口的生計，他咬緊牙，忍痛練習爬行，終於讓雙腳可以行走。

「吱——吱——吱……」這天，郭阿華和往常一樣，出現在高雄銀川環保站的拆解區。他將套在腿上的鋼架螺絲放鬆，讓膝蓋彎曲，才能坐在工作枱前的矮木凳上。他用雙手將兩條腿放直後，一手拉著電線，另一隻手轉動「電線分離機」，電線就這麼被劃破外皮，裸露出一條閃著紅棕色光芒的銅線。電線經過切割之後，所得到的精純銅線，能以更高的價錢賣出，這種淬煉的過程，郭阿華有著感同身受的體會。

## 意外從天而降

一九七七年農曆七月二十六日早上，製鋼公司內部一陣混亂，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討論著：「被壓成這樣還能活嗎？」「叭叭！」的喇叭聲響徹雲霄，一台卡車載著昏死過去的阿華，急速地開出廠房……

醫院裡的阿華睜開眼睛，看著一群人圍著他，一臉茫然，「發生什麼事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」他想要翻身起床，「我的下半身怎麼都沒有感覺？」驚恐間，同事告訴他，他在熔鐵爐的底部清理爐內雜質時，領班按平常作業程序，叫人將原本放在工作枱上的電扇用吊車吊起來，調整好角度讓在下面工作的人可以吹到。但駕駛是新手，因為操作不當，擺放角度傾斜度過大，這台四百公斤重的電扇，失去控制掉到熔鐵爐裡，壓在正彎腰清理雜質的郭阿華身上，脊椎瞬間斷成兩半。

「郭太太，如果要讓妳先生開刀放鋼釘，請在這裡簽名。」護士拿來一張手術同意書，等著張照蓮做決定，「不要醫了啦！救不活了！」「不要花這筆錢，妳還有一群孩子要養呢！」親友們你一言、我一語的勸她放棄，正當她猶豫不決時，郭阿華說話了：「名字簽下去，開刀可以好，也好；不好，也是我的命。」

手術後，郭阿華的下半身仍然沒有知覺，空有靈活的雙手，卻只能躺在病床上，大小事都必須依賴家裡、醫院兩頭忙的太太。

「妳怎麼這麼慢才來？」「小心一點，會痛呢！」心中的無奈和著急，讓一向溫和的郭阿華變得心浮氣躁，常對著太太大聲宣洩不安的情緒。面對先生的憤怒，張照蓮仍舊無怨無悔地細心照料，這一切阿華全看在眼里，心痛尤勝於身體的疼痛。發過幾次脾氣後，他漸漸將所有的苦悶埋在心裡，不再輕易流露，以免傷了最愛的人。

## 艱辛的復健之路

「醫師，我還要躺多久？」

「至少要一年。如果要等到有力氣站起來，可能還要等幾十年，也可能永遠無法站起來。」醫生的回答並未讓郭阿華死心，他決定努力復健，讓自己再站起來。

這條復健之路是用血和淚鋪成的。他把雙手環抱在太太的肩上，讓身體先坐起來，因為移動肌肉便會扯動鋼釘而造成刺痛，使得身著薄衣的阿華，即便是在

寒冬中，仍沁出滿頭的汗珠。他必須靠著有力的雙手和堅強的意志力，強忍著鋼釘磨動的椎心之痛，每天在併排的兩張病床上，練習翻身與爬行，尾椎更因長期受到鋼釘的摩擦而破皮，甚至流血化膿。爲了鍛鍊力氣，他吃足了苦頭，但這還不算什麼，如何讓慢慢萎縮、無力的雙腳能夠下床走路，這才是最大的挑戰。

出院之後，郭阿華想盡辦法訓練腳力。他抱著家裡的柱子，奮力將身體撐起來，等站穩了，喘口氣，再用全身的力氣和念力，使喚那沒有知覺的雙腳向前移動。有一次，因爲雙腳支撐不住，全身癱軟下來，整個人就壓在一旁蹲著揀菜的太太背上，造成她日後背部疼痛的宿疾，爲此，郭阿華內疚不已。

一場意外，不但讓郭阿華失去工作，也將家中的積蓄用罄，一心想賺錢的他，終於在事發九個月後，征服了那原本不聽使喚的雙腳，可以下床走路，重新擔起家計。

爲了養家，他做過切藥材、賣手套等工作，但都無法支應一家八口的生活所需，最後選擇了賣檳榔。每天從早上五點開始營業，直到晚上十點收攤，檳榔攤解決了經濟問題，可是，也讓原本沒有不良習慣的他，開始學會抽菸、嚼檳榔和簽「大家樂」。

## 不可思議的因緣

一九九二年，張照蓮加入慈濟當志工，幫忙勸募，做得很歡喜。郭阿華想起自己受傷後，太太一路陪伴照顧的辛苦，便告訴她：「妳那麼喜歡慈濟，有需要妳就盡量去，家裡的事由我來做。」張照蓮也曾鼓勵他一起做志工，但他總是回說：「我會抽菸、嚼檳榔，犯那麼多戒律，我不敢加入。等我把香菸、檳榔戒掉再說吧！」

爲了加入慈濟這個團體，郭阿華曾經四次戒菸和戒檳榔，但都沒能成功。

「咱把檳榔攤收起來好不好？」張照蓮多次向郭阿華建議收起檳榔攤的主意，但阿華認爲雖然有女兒幫忙賺錢，然而這份收入對家裡還是有幫助，因此總說：「等孩子大一點再說。」

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，早上八點多，慈濟委員施清秀送《經典》雜誌來，也勸阿華將檳榔攤收起來，郭阿華說：「會啦！等去花蓮回來我就收。」

當天十點多，郭阿華照常任檳榔攤工作，「妳怎麼回來了？」二女兒突然在上班時間回家，阿華不禁疑問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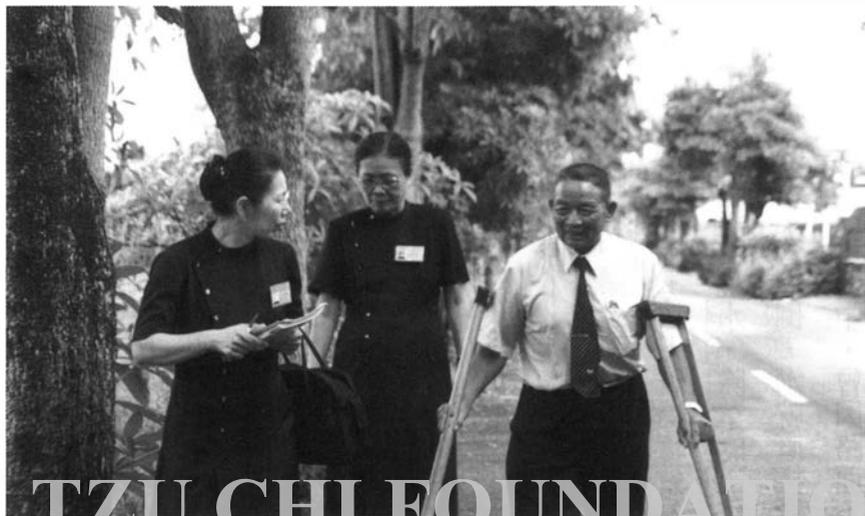
「人感覺不舒服，請假回來。」女兒無精打采地說。

郭阿華抱起想睡覺的孫子，跟在二女兒身後，走進屋裡，沒想到剛進屋沒多久，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還來不及反應，鄰居們便紛紛跑來告訴他：「發生車禍了。」郭阿華拄著柺杖出來一看，他的檳榔攤已被貨車撞得扭曲變形。

看著那堆廢鐵，他心想：「或許該是加入慈濟的時候了。」當這樣的意念產生時，說也奇怪，從那天起，他真的不再賣檳榔，同時也不想再抽菸、嚼檳榔了。

同年，夫妻倆與其他會員搭乘遊覽車到花蓮參觀慈濟醫院。沒想到參觀活動一結束，就在大家返回遊覽車的路上，卻突然下起傾盆大雨，雖有好心的大學生為阿華撐傘，但滂沱大雨仍淋濕了全身，等太太張照蓮將坐在輪椅上的阿華推上車時，雨卻剛好停了，大家紛紛抱怨，大雨來得不是時候，只有阿華心情悸動想著：「過去所有的業，師父都幫我清乾淨了。」

從花蓮回來後，每天破曉時分，郭阿華便騎著那輛四輪的殘障摩托車，到慈濟高雄新會所幫忙澆水、除草的工作。他的腋下拄著柺杖，手拿著水管澆水，有時一不小心被水管絆倒，水就直接淋在身上，但阿華絲毫不以為意，站起來繼續未完的工作。往返途中，曾因路面不平而翻車，他只得跪在地上，雙手使勁地將



**TZU CHI FOUNDATION**  
2000年，郭阿華參加培訓時至花蓮靜思精舍參訪，貼心的志工考量他行動不便，安排師姊一路陪伴，隨時關照。



張照蓮生日，郭阿華和兒女、媳婦及孫子們一起為她慶生。

車子翻正，自己再扶著車身慢慢站起來。不論任何挫折和打擊，都阻止不了他的決心，仍然天天騎著車去當志工。一年後，夫婦倆一同受證成爲慈濟委員。

## 環保終身爲伴

二〇〇五年，郭阿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了——張照蓮因心臟病往生。阿華埋怨自己生病時，太太可以照顧他，等於救了他的命，而她生病時，他竟然束手無策！「她能做的事那麼多，我什麼都不能做，爲什麼走的人不是我？」阿華變得自暴自棄，輕忽逐漸惡化的身體，所以在太太往生後一個月，醫生告訴他，「今後要長期攜帶尿袋導尿。」

此後，阿華變得非常消極，在那段時間裡，經常進出醫院，讓子女非常擔心，晚上都由小女兒陪在身邊。一直到得知大媳婦懷孕後，他告訴自己絕不能倒下，太太沒辦法做的，他要繼續做下去。阿華將傷痛與不捨化爲聲聲佛號，每天清晨都會誦經迴向給太太，表達他的深情與埋在內心深處來不及說出口的感受。

儘管失去另一半，他還是每天提著尿袋來到環保站，在他專屬的工作枱前，



# TZU CHI FOUNDATION

社區掃街活動，郭阿華騎著殘障摩托車充當環保車，幫忙運載垃圾。



郭阿華（右）和吳招鎮一起分工合作，將電線剝開取出裡面的銅線，提高回收的價值。

做著專職工作——剝電線外皮。二〇〇六年，原本形單影隻的他，身邊多了一個人，他是吳招鎮，中風後左半身麻痺，意志非常消沉，不肯踏出家門；郭阿華告訴吳招鎮：「我是半身癱瘓的殘廢，都可以出來做環保了，你只不過是中風，爲什麼不能走出來？」他彷彿看穿吳招鎮的心意，接著說：「不用擔心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不會給人添麻煩的。」

吳招鎮啞口無言。此後，環保站的電線分離機前，有了兩個老人的身影，這頭是郭阿華將電線送進機器，另一頭是吳招鎮順勢拉出劃破外皮的電線，取出裡頭的銅線，兩個人面對面坐著，並不常交談，總是專心地工作。吳招鎮腳旁的桶子裡，發亮的紅色銅線愈堆愈多，此時已日正當中，該是回家的時候了。郭阿華和吳招鎮同時起身，一個拄著柺杖，一個邁開艱難的步伐，慢慢地走進閃亮的陽光裡。

明天，這裡還有更多的寶藏等著他們！

TZU CHI FOUNDATION



## 慈悲的容顏

◎ 鍾文英

一九四五年生，高雄縣橋頭鄉人。七個兄弟姊妹中，上有三個哥哥、一個姊姊，下有兩個弟弟，排行第五。小時候的一次意外，讓傷心的父母以為只能聽天由命，不料生命卻出現了轉機……婚後一連串現實的苛磨，在在衝擊著她，所幸加入慈濟後，人生又出現另一個奇蹟……

蔣錦桃小的時候，全家僅靠父親微薄的一份薪水維持家計。父親擔心他們營養不夠，偶爾利用晚上到溪邊捉魚蝦回來加菜，小阿桃感受到父親的這分愛，覺得日子雖然清苦，卻也安穩。

### 奇蹟似地活下來

自小家境清寒，加上父母重男輕女的觀念，以致家中兩個女兒無法上學，也

因為不識字，無法找到好的工作，所以阿桃十二歲便隻身到台糖會社（台糖前身）當臨時工，因而認識了住在隔壁村的男孩，兩人日久生情，情投意合，進而論及婚嫁。原本阿桃的母親反對這門親事，原因是男方的家庭經濟環境和他們一樣清苦，也耳聞對方長輩待人刻薄，不通人情，擔心女兒將來會受苦，但阿桃當時回了母親這樣一句話：「人家不嫌棄我的容貌，我還能嫌棄他什麼？」對阿桃來說，臉上長長的一道疤，是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。

那道劃在臉上、也刻在心中的傷痕，從阿桃三歲起，就像是一道陰影，盤踞不去……

當時，三歲的阿桃因為肚子餓，吵著要吃飯，母親便添了碗白飯，給坐在椅子上的她。母親才轉身去拿湯匙，眼昏頭的阿桃，便急促地捧著飯往嘴裡塞，一個重心不穩，連人帶碗跌落到地上，碎片割裂了細嫩的皮膚，從鼻角到嘴角深可見骨，鮮血直流，焦急的父母趕緊把她送到醫院，跑了三家診所，得到同樣的回應：「設備不足，無法縫合。」

原本打算放棄的母親，卻在回家的路上，在廟口遇到一個「乞丐公」（賣藥郎中），她在無助的情況下，隨口問問有無偏方可以治療？結果對方拿了一瓶藥

粉給她，無計可施之下，母親心想：「試試看吧！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。」沒想到，搽了藥之後，傷口竟奇蹟似地慢慢癒合，只留下一道明顯的疤痕。

阿桃的婚姻，就在她有「自知之明」的堅持下，母親不再反對，於是二十一歲那年，順利嫁給了大她一歲的先生。

## 夫妻胼手胝足

夫家人口眾多，共有八個兄弟姊妹，婆婆早在先生十七歲時，便因病往生，公公對家庭沒有責任感，家裡的大小事務都由精明幹練、凡事精打細算的阿嬤一手掌管。婚後不久，先生便接到了兵單，這時阿嬤對先生說：「厝內的查甫人攏作兵啊！你攏娶媳婦要作啥？以後各人吃各人的！」（台語，意即家裡的男人都去當兵了，你娶媳婦要作什麼？以後你們兄弟自食其力。）這時懷有身孕的阿桃，面對即將當兵的先生，也只有默默承受了。

先生入伍後，懷著身孕的阿桃，有時到田裡幫人做農，有時哪裡缺臨時工便爭取機會，偶爾靠著娘家接濟，只要可以餬口，薪資再怎麼微薄，工作再怎麼辛苦，她從不推辭，挺著大肚子一直工作到臨盆。那天，阿嬤堅持請助產士到家裡

來接生；阿桃從十點多開始陣痛，直到下午一點多大女兒才呱呱落地，一見是女孩，阿嬤便以鄰居有要事需要幫忙為由，未再踏入房門一步，一直等到大姑下班回來，才為阿桃煮了碗蛋花湯麵，捱過生產大關卡的她，這才得以喘息溫飽。

終於盼到先生當兵回來，阿桃總算可以放下生活的擔子，喘口氣。此後，孩子一個接著一個出生，經濟重任完全由先生一肩挑起，夫妻倆胼手胝足的努力，幾年後，就從兩坪大的房間搬到重新蓋好的新房子，辛苦總算有了代價，心也安定了下來。但好景不常，三十幾歲的先生因勞成疾，身體發出警訊，檢查後得知有肝病，經過治療、服藥後，在家木養；在那幾年，經濟重擔又重新落到阿桃的肩上。後來，先生覺得老是這樣下去，終究不是辦法，也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，便想藉由簽賭大家樂來增加收入，不料卻負債累累，而被蒙在鼓裡的阿桃得知後，有如晴天霹靂，想到拚了大半輩子得來不易的房子，以及所有積蓄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，真是感慨萬千；一年後，先生便撒手人寰。

## 考驗接踵而至

爲了撫平喪夫之痛，阿桃選擇和剛成家立業的小兒子同住，也可含飴弄孫。



蔣錦桃與家人出遊時、和外孫合影。

兒子做點小生意，媳婦上班，自己則在家整理家務、照顧孫子，日子過得倒也安穩，不料，受SARS疫情的影響，兒子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夫妻倆時有爭執。有一次，媳婦帶著兩個孫子回來，剛進門，孫子便對阿桃說：「阿嬤！以後你和爸爸還有弟弟住，我跟媽媽一起住……。」阿桃聽了嚇了一跳！急忙問媳婦：「爲什麼要離婚？我把妳當女兒一樣看待，家事、小孩都幫妳顧得好好的，讓妳安心上班，要什麼有什麼，不會虧待妳……」

「錢是我自己賺的，事情也不用妳來做。」當時心情惡劣的媳婦，也不甘示弱地回應……，這些話如同利刃般，深深刺痛了阿桃的心。在這個家裡，原本以爲自己是被需要的，此刻卻覺得自己在媳婦眼中，根本是多餘的，「好！我出去！」阿桃無奈地做出唯一的選擇。

離開兒子家之後，雖然和未

婚的雙胞胎兒女同住，但過得並不快樂，她每天憂心忡忡、眉頭深鎖，每到夜晚更難以成眠，長期下來，就算鐵打的身體都吃不消。孝順的大兒子，不忍母親身心受到折磨，便帶她去尋求精神科的協助，但情況並未好轉。大兒子繼而一想，或許讓老人家找些事情做，可以改變現狀，於是上網查資料。他從網站上看到有關慈濟的訊息，主動打電話到慈濟高雄分會，幾天後，蔡榮東師兄和喜蓮師姊登門拜訪，就在他們的帶領下，阿桃開始投入志工的行列，由香積工作先做起，再投入環保工作，慢慢地也幫忙收善款，學習如何勸募。

### 做慈濟忘卻過去

由於阿桃不識字，無法登記會員的資料，喜蓮便設計了基本資料表，由會員自己填寫，再由阿桃帶回家，請兒女填入勸募簿，由於募款過程很順遂，自信心也增加不少，促使她更加積極投入，越做越歡喜。心情變得開朗，往日的那些不愉快，都化為淡淡輕煙，隨著日子忙碌，漸漸地煙消雲散了。

除了香積、環保等工作外，她也常到醫院當醫療志工。有一次，在大林慈院當志工時，正推著病患到心臟科看診，病患突然說口渴想喝水，阿桃連忙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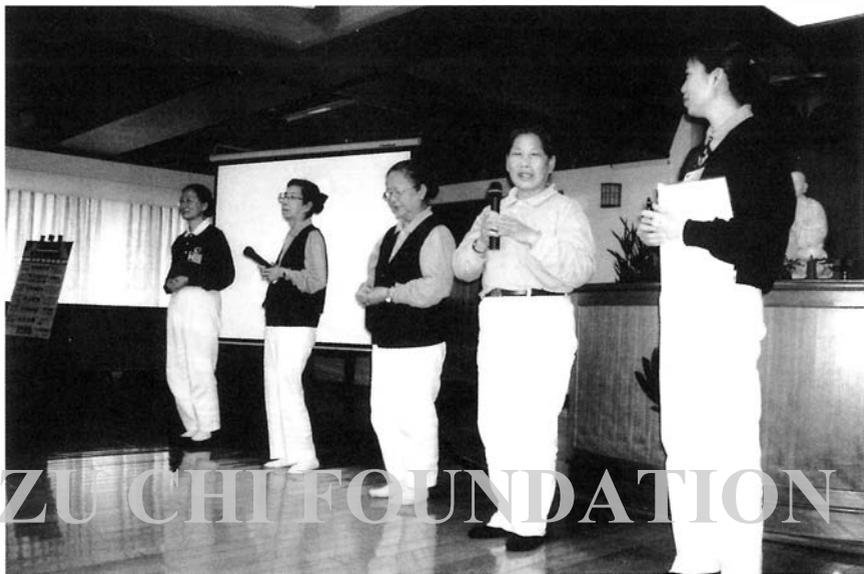
「等一下，我去幫妳倒……」這時，看診的醫生馬上說：「妳不用去倒，我桌上剛好有一杯還沒喝過的水……」醫生隨即遞水給病患喝。看到這一幕，讓阿桃非常感動，對於醫生的仁心，產生共鳴，更堅定她走慈濟這條路的決心。

類似的感動也在慈院一再上演，阿桃那股熾熱助人的心，也持續延燒著。

阿桃沒上過學，但證嚴法師常說的一句話：「有心就不難。」讓她很受用。憑著這樣的信念，現在的她，不僅會寫自己的名字，還認得幾個英文字母。除了做慈濟，她也定期回到橋頭老家，幫忙罹患精神疾病的弟弟，整理環境；而大哥的兒子，多年前因腦部病變而無法謀生，她得知後，每年拿出省吃儉用所存下來的錢交給侄媳婦，因為她深深體會到「施比受有福」的道理。

多年前，那個讓她傷心的媳婦，其實本性很善良，只不過當時夫妻因經濟壓力時常爭吵，媳婦積怨已久，一時情緒失控，才會說出傷人的話。隨著阿桃走入慈濟，接觸了家庭以外的世界，看盡人生的悲與喜，她知道——自己其實是幸福的。她拋開過去的嫌隙，主動關懷媳婦，前兩年還和小兒子一家到大陸旅遊，現在，媳婦也會幫忙收善款。

到慈濟醫院當志工，是她最高興的事，而到環保站做資源分類，則是每天的



# TZU CHI FOUNDATION

(上) 南亞海嘯的募款活動中，人稱「前山三姊妹」的蔣錦桃（右二）、呂足卿、魏素娟共同製作金桔醬義賣，並於大愛媽媽成長教室和媽媽們分享。

(下) 蔣錦桃把環保站當修行的道場，感恩身心健康，能及時把握、及時付出。



功課，那裡儼然是她的另一個家。一整天辛苦的工作結束後，伴隨著夕陽餘暉，阿桃踩著堅定的步伐，緩緩地邁向回家的路。她臉上的殘缺依舊，卻遮不去渾厚如慈母般的溫暖笑意，那是一張慈悲的容顏。

TZU CHI FOUNDATION